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童年

[苏] 高尔基◎著/秦袅娜◎译

张微/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童年

张 微 主编
(苏)高尔基 著
秦泉娜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苏)高尔基著;秦泉娜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6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张微主编)

ISBN 7-204-08449-7

I. 童... II. ①高... ②秦... III. 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762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张 微 主编

责任编辑:王继雄

封面设计:烽火视觉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制: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88

字 数:336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套)

书 号:ISBN 7-204-08449-7/I·1769

定 价:1056 元 (全 48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 4971562 4971659

前 言

《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作品描写了作家从生活底层攀上文化顶峰,走向革命的曲折过程。反映了当时广大劳动者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同时塑造了许多在那个时代极有代表意义的人物。

高尔基(1868—1936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为确立社会主义这一创作方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早期的700多篇作品中,大多是反映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1901年,高尔基目睹了沙皇军警镇压革命的血腥罪行,心情格外愤激,当即创作了短篇小说《海燕之歌》,成为了流传于世的绝唱。除了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外,高尔基还创作了许多深入人心的作品。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的代表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深入人心的历史过程和巨大力量,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目 录

童 年



童 年
TONG NIAN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2
第四章	19
第五章	20
第六章	22
第七章	25
第八章	27
第九章	32
第十章	41
第十一章	49
第十二章	54
第十三章	61

在 人 间

第一章	65
-----------	----

第二章	72
第三章	79
第四章	82
第五章	89
第六章	94
第七章	99
第八章	103
第九章	108
第十章	113
第十一章	119
第十二章	123
第十三章	126
第十四章	130
第十五章	135
第十六章	140
第十七章	143

我的大学

第一章	146
第二章	156

童 年

第 一 章



童 年
TONG NIAN

房子里，我的父亲躺在地板上，母亲跪在他旁边，用小梳子为父亲梳理头发。她围着围裙，自言自语着，眼泪从她的眼泡里流出来。

外婆紧拉着我的手，她也在哭。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不愿意去，心里害怕！

“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死了，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亲爱的……”

外婆反复给我说，但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一向信服外婆的任何一句话。我小的时候，得过大病，先是父亲看护我，后来就是外婆照顾我了。

“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问。

“尼日尼，坐船来的，不能走，水面上是不能走的，小鬼！”她答。

这里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可我从来没听说过从

水上来的。

“我怎么会是小鬼呢？”

“因为你多嘴多舌！”她笑嘻嘻地说。

从那一刻，我就爱上了这个老人了，我希望她立刻领我离开这儿，因为这儿实在太难受了。

母亲一向态度严厉，打扮得干净利索，可是如今不行。她只跪在那儿，不理我，只是为父亲梳头，泪水直流。

门外站着些人，有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啦，快点收拾吧！”

警察吼叫着。

窗帘被吹着，抖抖有声。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天上一声雷响，吓得我大叫一声。

父亲弯腰夹住我说：“别怕，没事儿！”

想到这儿，我突然看见母亲从地板上站起又倒了下去，她像父亲似的一咧嘴：

“滚出去，阿列克塞！关上门。”

外婆一把推开我，冲出门外喊着：

“你们别怕，亲爱的人们，为了基督，请离开这儿吧！”

“这不是霍乱，这是生孩子，请原谅！”

突然，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点上了蜡烛。

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

我记忆中可接上去的另外印象，是坟场上的一角。

下着雨，我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

“埋吧，埋吧！”

警察下令。

外婆又哭起来，乡下人立刻往坑里填土。

刮起风来，雨给刮跑了。外婆领我走向教堂。一路上，我都没有哭。



几天以后，外婆、母亲和我一起登上了一艘轮船。

刚出生的小弟弟死了。他裹着布，外缠红色的带子，静静地躺在一张小布单上。

水面上灰雾茫茫，周围的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双手枕于脑后，靠着船站着，一动不动。外婆常叫她吃东西，她却好像听不见。

这时，走进一个白头发的、穿蓝衣服的人拿个大木匣子。

外婆接过木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

“看你，妈妈！”

母亲叫了一声，夺过棺材，她俩走了。

我还在舱里呆坐着。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没有了，轮船也不响了，也停止了打颤。舱里黑黑的，行李堆像大了一圈儿，挤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就这样被永远地扔在了船上？

我想尽办法去开门，但终于没有打开。

我很沮丧，躺在包袱上，悄悄地哭了起来，最后，我噙着泪水睡着了。

轮船的响声把我惊醒，外婆坐在我身边，皱着眉头梳头，她不停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看起来她今天不高兴，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

“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

“年轻的时候，这可是我可供炫耀的宝贝，可现在我该诅咒它了！”

“睡吧，我的宝贝，天还早着呢，太阳刚出来！”

“我睡不着！”

“好，不睡，就不睡了。”

她说得很温柔和甜蜜，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我记住了每一个字。

看着她，我觉得是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领了出来，走进了光明，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美丽的光环！

她是我永远的朋友，是我最了解的人，我与她最知心！

她无私的爱引导了我，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保持着绝不丧失的勇气！



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

天气转晴，我和外婆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

“噢，我好像睡着了！”她一震。

“你为什么哭啊？”

“亲爱的宝贝，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我老了，你知道，我已经活了60年了！”

她闻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也有圣人贤士。

记得最好听的是她讲灶神爷的故事。

有一个灶神爷，坐在灶炉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他哎哟地直叫：

‘哎哟，疼啊，我受不了了，小老鼠！’”

接着，外婆晃来晃去，假装痛苦。

和我听故事的那些水手们都夸赞外婆讲得好，还要求她再讲，并请我们一起去吃饭。

母亲极少上甲板来，她躲着我们。

外婆央求她看尼日尼美景时，她只是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泊在河当中。

只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人们从梯子爬到轮船的甲板上。

有一个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他穿着一身黑

衣服，胡子是金黄色的，鼻子是弯的，眼睛是绿的。

“爸爸！”

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了一声，扑到了他的怀里。

他抱住母亲，抚摸着她的脸，声音很尖地喊着：

“噢，孩子，怎么样？”

“唉，你们这些人啊！”

在这同时，外婆与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

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

“噢，快快，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可夫舅舅，这是娜塔莉亚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河，表姐卡杰对娜！”

经过一阵拥抱、亲吻和寒暄之后，大家都下了船，沿着斜坡往上走。

外公和我母亲在前，两个舅舅紧跟在他们后面。还有几个胖女人，穿着很鲜艳，六个孩子在最后面，都默不作声。

走在这群人中间，我感到很孤独，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连外婆好像也变了，跟我疏远了似的。

我最不喜欢外公，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敌意，我有点怕他，还很好奇。

上了坡，便有了大街。

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出现在前面。那里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第二章

如今回想起那一段日子,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那是一段由一个真善美的天才讲的悲剧故事,离奇而又黑暗的生活中充斥了太多的残酷。



我不单是讲自己,还讲那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景象,是普通的俄国人曾经有过,直到眼下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

外公家里充满了仇恨,大人之间一切都是以仇恨为纽带的,孩子们也竞相加入这仇恨之中。

后来从外婆那儿我才知道,仇恨是缘于分家的问题。母亲和我的到来更加强了他们分家的愿望。

两个舅舅围绕着我的母亲嫁妆归属问题及染坊问题等等,吵翻了天。

我们刚到几天,在厨房里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

两个舅舅对外公狂吼,外公也向他们回骂着。外婆夹在中间向他们劝解。母亲则走到窗前,一声不吭。

之后,两个舅舅便打起来,外公则是捶胸哀号着。

“你们可是亲兄弟啊!唉!”

战争一开始,我就跳到了炕上,我好奇而害怕地看

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当他们吵得正凶的时候，我不小心翻身把熨斗碰掉了，掉进了脏水盆里。

外公飞快地扑过来，把我拎了起来，死盯住我的脸，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

“谁让你在这儿的？是你妈妈？”

“我自己。”

“胡说。”

“不是胡说，是我自己上去的。”

他点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扔在了地上：

“活像你爹！快滚！”

我飞快地跑出厨房。

不知道为什么，外公那双尖利的绿眼珠儿老是盯着我不放，我非常怕他。因此我想方设法避着他。

我们来了几天以后，他就开始让我学做祈祷。

我跟乌斯平尼子教童的一个助祭学识字，文静的娜塔利娅舅妈教我念祷词。

有一天，外公问我：

“主祷经，念熟了吗？”

舅妈悄然地说：

“他记性不太好。”

“那就得挨揍了。”

他又问：

“你爹打过你吗？”



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没回答。

我母亲说：

“马克辛从来也没打过他，让我也别打他。”

“为什么？”

“他认为拳头教育不好孩子。”

“真是不折不扣的傻瓜！上帝原谅，我说死人的坏话！”外公气呼呼地骂道。

我感到受了污辱。

当外公说到星期六要抽萨希加一顿时，我心里开始思考着“抽”和“打”的区别，我知道“打”是怎么回事，打猫打狗，还有阿斯特拉罕的警察打波斯人。

可我还没见过打小孩。

舅舅们惩罚孩子时，是用手指弹他们的额头或后脑勺。

为了顶针的事，他们就打上了。

那是有天晚上，米哈伊尔舅舅让那个格里高里搞了个恶作剧，叫9岁的侄子把顶针放蜡烛上烧热，放到格里高里旁边，然后躲了起来。

外公刚好来了，他原想帮忙，于是戴上了顶针。

外公被烫伤了手指，很恼怒。他们都不作声。最后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

“这是雅可夫的萨希加干的。”

“胡说！”雅可夫跳了起来。

他儿子哭了，叫道：

“爸爸，是他让我干的！”

两个舅舅骂了起来。

大家一致认为是米哈伊尔舅舅的错。

我问：

“要不要抽他一顿？”

“要！”外公看了我一下。

这时候，米哈伊尔向我母亲发火，我母亲也不甘示弱。

一时大家都沉默了。我知道，别人有点怕母亲。可是星期六的事儿却动摇了我对母亲的信念。

星期六之前，我也犯了错误。

我对大人物的染布感兴趣。于是也叫萨沙一起染。我把单布拉到院子里，刚把单布的一角按入蓝青的桶里，就被茨冈发现。他叫萨沙去叫外婆。

外婆飞跑而至，边骂边把我领回屋子里。

星期六。

我和萨沙被叫到厨房。外公先揍萨沙。并叫我走近点儿。

“听见没有？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抽’！”

我的腿禁不住颤抖起来，外婆突然一下子扑过来，想抱住我。但外公更快地抱我过去，狠狠地把我摔到凳子上，摔破了我的脸。

外公的痛打使我昏了过去。醒来以后又大病一



场，趴在床上，待了好几天。

这次生病，深深地铭记于我记忆深处。

之后，外婆和母亲吵了架，怪我母亲没有把孩子抱过来。我突然发现我长大了，知道了母亲并不是强有力的，她和别人一样，也怕外公。

是我妨碍了她，使她离不开这该死的家庭。

可是不久以后，就不见母亲了。

这一天，外公突然来了。

他对我异常地好。

“少爷，怎么样？说话啊，怎么不吭声儿？”

我看也不看他，只想一脚把他踢出去。

他给我带来一块糖饼，两个糖角儿，一个苹果还有一包葡萄干儿。

他吻了吻我的额，又摸了摸我的头。

“噢，朋友，我当时有点过分了！”他边自责，边说起我的不对之处。

他开始讲他小时候的事，讲他苦难的奋斗历程。就这样一直讲到天黑，与我亲热地告了别。

我开始改变了对他的偏见，觉得他高大了，并不是个凶恶的坏蛋，并不可怕。不过，他毒打我的事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大家纷纷效仿外公的做法，都来陪我说话，想方设法让我高兴。来的最多的是外婆，晚上她还跟我一起睡觉。